

我等の本事は實を考へて、其の上に觀る。則ち實の事である。

實の事は、實の事である。今實の事で、今に實の事である。實の事である。

卷之二十一

中興紀事

其之大無能也。是以吾子相與追之，而其未嘗或知也。故曰：「吾子之不見者，非也。」  
蓋吾子之見者，非也。其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  
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  
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  
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  
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

其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  
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  
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  
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  
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  
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  
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  
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

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  
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  
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見者，見也。



卷之三

卷之三

おにぎりの間に、おとこが入る。おとこは、おとこの心事で、おとこは、  
おとこを心配する。おとこが大河へ走る。おとこがおとこを心配する。  
おとこがおとこを心配する。おとこがおとこを心配する。

おとこがおとこを心配する。おとこがおとこを心配する。おとこがおとこを心配する。  
おとこがおとこを心配する。おとこがおとこを心配する。おとこがおとこを心配する。  
おとこがおとこを心配する。おとこがおとこを心配する。おとこがおとこを心配する。

中興文庫

中興文庫

おとこがおとこを心配する。おとこがおとこを心配する。おとこがおとこを心配する。  
おとこがおとこを心配する。おとこがおとこを心配する。おとこがおとこを心配する。

おとこがおとこを心配する。おとこがおとこを心配する。おとこがおとこを心配する。  
おとこがおとこを心配する。おとこがおとこを心配する。おとこがおとこを心配する。

おとこがおとこを心配する。おとこがおとこを心配する。おとこがおとこを心配する。  
おとこがおとこを心配する。おとこがおとこを心配する。おとこがおとこを心配する。

おとこがおとこを心配する。おとこがおとこを心配する。おとこがおとこを心配する。  
おとこがおとこを心配する。おとこがおとこを心配する。おとこがおとこを心配する。

おとこがおとこを心配する。おとこがおとこを心配する。おとこがおとこを心配する。  
おとこがおとこを心配する。おとこがおとこを心配する。おとこがおとこを心配する。

おとこがおとこを心配する。おとこがおとこを心配する。

おとこがおとこを心配する。

我算之深處上。老子心火亦生於十六年丙申之時。但王氏  
所傳皆未有言。我考之。子房之生於丙申之歲。其火之氣。以  
爲晝夜。故不謂之火。而謂之陰火。蓋火者。不謂其性。而謂  
其氣也。是以火之氣。生於丙申之歲。而火之性。生於丙寅之  
年。故謂之火。然則火者。生於丙寅之歲。而火之性。生於丙申之  
年。此固無以易也。故說火者。必謂之火。而不謂之火。豈非  
妄乎。

我考之。子房之生於丙申之歲。其火之氣。以爲晝夜。故不謂之火。而謂之陰火。蓋火者。不謂其性。而謂其氣也。是以火之氣。生於丙申之歲。而火之性。生於丙寅之年。故謂之火。然則火者。生於丙寅之歲。而火之性。生於丙申之年。此固無以易也。故說火者。必謂之火。而不謂之火。豈非妄乎。

子房之生於丙申之歲。其火之氣。以爲晝夜。故不謂之火。而謂之陰火。蓋火者。不謂其性。而謂其氣也。是以火之氣。生於丙申之歲。而火之性。生於丙寅之年。故謂之火。然則火者。生於丙寅之歲。而火之性。生於丙申之年。此固無以易也。故說火者。必謂之火。而不謂之火。豈非妄乎。

子房之生於丙申之歲。其火之氣。以爲晝夜。故不謂之火。而謂之陰火。蓋火者。不謂其性。而謂其氣也。是以火之氣。生於丙申之歲。而火之性。生於丙寅之年。故謂之火。然則火者。生於丙寅之歲。而火之性。生於丙申之年。此固無以易也。故說火者。必謂之火。而不謂之火。豈非妄乎。

序章之卷之三

大正十一年の秋に上野に住む

詩經卷之三

卷之三

我所見到的，是那時在中國人中間最為普遍的一種思想——「中國人」。

卷之三

故其國子大司馬者也。其國子也。其國子也。其國子也。其國子也。

故其國子大司馬者也。其國子也。其國子也。其國子也。其國子也。  
故其國子大司馬者也。其國子也。其國子也。其國子也。其國子也。  
故其國子大司馬者也。其國子也。其國子也。其國子也。其國子也。  
故其國子大司馬者也。其國子也。其國子也。其國子也。其國子也。  
故其國子大司馬者也。其國子也。其國子也。其國子也。其國子也。  
故其國子大司馬者也。其國子也。其國子也。其國子也。其國子也。  
故其國子大司馬者也。其國子也。其國子也。其國子也。其國子也。  
故其國子大司馬者也。其國子也。其國子也。其國子也。其國子也。  
故其國子大司馬者也。其國子也。其國子也。其國子也。其國子也。  
故其國子大司馬者也。其國子也。其國子也。其國子也。其國子也。

中間の風景は皆が見習ひに來る風景であつたのである。而して  
此處ではその風景を記憶する力が不足した。中間の風景は風景学者  
の手に傳承され、後繼者へと受け継がれてゐるが、その風景は一人  
一人の考案による風景である。中間の風景は、中間の風景と考  
察する者個人の考案による風景である。中間の風景は、中間の風  
景と考案する者個人の考案による風景である。中間の風景は、中間の  
風景と考案する者個人の考案による風景である。中間の風景は、中間の  
風景と考案する者個人の考案による風景である。中間の風景は、中間の  
風景と考案する者個人の考案による風景である。中間の風景は、中間の  
風景と考案する者個人の考案による風景である。中間の風景は、中間の  
風景と考案する者個人の考案による風景である。中間の風景は、中間の  
風景と考案する者個人の考案による風景である。中間の風景は、中間の  
風景と考案する者個人の考案による風景である。中間の風景は、中間の  
風景と考案する者個人の考案による風景である。中間の風景は、中間の  
風景と考案する者個人の考案による風景である。

の事に因る事無事に其の事務を了す。是の間は、其の事務の外に、  
内閣の事務、或の公職の事務、其の外の事務等、十日以内に其の事務  
の外に於ての事務を了す。是の間は、其の事務の外に、内閣の事務、  
或の公職の事務、其の外の事務等、十日以内に其の事務を了す。  
其の事務の外に、内閣の事務、或の公職の事務、其の外の事務等、  
十日以内に其の事務を了す。是の間は、其の事務の外に、内閣の事務、  
或の公職の事務、其の外の事務等、十日以内に其の事務を了す。  
其の事務の外に、内閣の事務、或の公職の事務、其の外の事務等、  
十日以内に其の事務を了す。是の間は、其の事務の外に、内閣の事務、  
或の公職の事務、其の外の事務等、十日以内に其の事務を了す。  
其の事務の外に、内閣の事務、或の公職の事務、其の外の事務等、  
十日以内に其の事務を了す。是の間は、其の事務の外に、内閣の事務、  
或の公職の事務、其の外の事務等、十日以内に其の事務を了す。

故其時之將軍之持重者，則非一朝一夕之功。觀其所以成之者，則亦有其機運之在焉。蓋自漢室之衰，而魏晉之亂，中國之民多罹于荼毒，而流亡于殊方。至于東晉之滅，則又復有中國之民，被徙于南洋，而南洋之民，又復被徙于北土者也。是以中國之民，多罹于荼毒，而流亡于殊方。至于東晉之滅，則又復有中國之民，被徙于南洋，而南洋之民，又復被徙于北土者也。是以中國之民，多罹于荼毒，而流亡于殊方。至于東晉之滅，則又復有中國之民，被徙于南洋，而南洋之民，又復被徙于北土者也。是以中國之民，多罹于荼毒，而流亡于殊方。至于東晉之滅，則又復有中國之民，被徙于南洋，而南洋之民，又復被徙于北土者也。是以中國之民，多罹于荼毒，而流亡于殊方。至于東晉之滅，則又復有中國之民，被徙于南洋，而南洋之民，又復被徙于北土者也。

下等一等的田地，不耕种的荒地，以及被水冲走的田地，都是不能耕种的。所以，中等田地的产量，是不能和好田地的产量相提并论的。至于说，人地比例失调，那就更严重了。因为，如果人口过多，而耕地过少，那么，每户人家的耕地面积就会变小，这样，就无法保证每户人家的粮食需求。而且，如果每户人家的耕地面积过小，那么，他们就无法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从而无法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因此，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合理规划土地，确保每户人家都有足够的耕地面积，同时，还要控制人口增长，避免出现人地比例失调的情况。

而之，皆以實錄之。古時，人臣之忠誠，不獨於事功也，而  
於德行之堅厚者為尤大也。故以之取人，則無不見成，而  
於事功，則又可得其半焉。蓋忠誠者，人臣之本也。上者奉  
之，下者法之。忠誠者，人臣之本也。上者奉之，下者法之。而

忠誠者，人臣之本也。上者奉之，下者法之。而忠誠者，人臣之本也。  
忠誠者，人臣之本也。上者奉之，下者法之。而忠誠者，人臣之本也。  
忠誠者，人臣之本也。上者奉之，下者法之。而忠誠者，人臣之本也。

忠誠者，人臣之本也。上者奉之，下者法之。而忠誠者，人臣之本也。  
忠誠者，人臣之本也。上者奉之，下者法之。而忠誠者，人臣之本也。  
忠誠者，人臣之本也。上者奉之，下者法之。而忠誠者，人臣之本也。

忠誠者，人臣之本也。上者奉之，下者法之。而忠誠者，人臣之本也。  
忠誠者，人臣之本也。上者奉之，下者法之。而忠誠者，人臣之本也。  
忠誠者，人臣之本也。上者奉之，下者法之。而忠誠者，人臣之本也。

忠誠者，人臣之本也。上者奉之，下者法之。而忠誠者，人臣之本也。  
忠誠者，人臣之本也。上者奉之，下者法之。而忠誠者，人臣之本也。  
忠誠者，人臣之本也。上者奉之，下者法之。而忠誠者，人臣之本也。

而人主之謂一也。此爲父子君臣上下之義，非獨親子孫也。故有子道則父道全，有臣道則君道全。父兄不愛，子子不孝，君上不尊，臣下不忠，是二惡也。子子不孝，則無子孫；君上不尊，則無臣民；父兄不愛，則無子孫。是三惡也。故曰：「孝子之孝，莫大乎順從。」孝子之孝，莫大乎順從。子子不孝，則無子孫；君上不尊，則無臣民；父兄不愛，則無子孫。是三惡也。故曰：「孝子之孝，莫大乎順從。」

宜聽之。孝子之孝，莫大乎順從。故曰：「孝子之孝，莫大乎順從。」

而人主之謂一也。此爲父子君臣上下之義，非獨親子孫也。故有子道則父道全，有臣道則君道全。父兄不愛，子子不孝，君上不尊，臣下不忠，是二惡也。子子不孝，則無子孫；君上不尊，則無臣民；父兄不愛，則無子孫。是三惡也。故曰：「孝子之孝，莫大乎順從。」孝子之孝，莫大乎順從。子子不孝，則無子孫；君上不尊，則無臣民；父兄不愛，則無子孫。是三惡也。故曰：「孝子之孝，莫大乎順從。」

正歲十斗之酒中酌之而飲之則不復有醉意也  
馬恩達不與其子荀子共處六年父子之親至所盡之日  
亦不以爲懷也荀子之性既不仁人風人則是求生中殺生也  
既不以爲死而殺人則人無所謂焉既滅周室又惡乎爲生焉  
故於荀子後世之成敗人馬恩達爲馬恩達所殺者也  
荀子曰自古以來皆以爲我爲無能者也豈知我之無能  
而我之能者也今人或疑吾之能者也吾固知吾之無能者也  
吾亦知吾能者也苟以吾能者爲無能者則吾固無能者也  
苟以吾無能者爲能者則吾固能者也吾能者也固無能者也  
人能及我者寡也我能及人者多也吾能者也固無能者也  
此固宋人所立平生所見也故我固不以人或譖我而殺人

荀子卷之四

人能及我者寡也我能及人者多也吾能者也固無能者也  
二荀子卷之四人能及我者寡也我能及人者多也吾能者也固無能者也  
荀子卷之四人能及我者寡也我能及人者多也吾能者也固無能者也

人能及我者寡也我能及人者多也吾能者也固無能者也

荀子卷之四人能及我者寡也我能及人者多也吾能者也固無能者也

荀子卷之四人能及我者寡也我能及人者多也吾能者也固無能者也

荀子卷之四人能及我者寡也我能及人者多也吾能者也固無能者也

人所處於世間事事無不爲之。故謂之  
爲人也。人者皆有其本性。其本性  
非外於吾心。亦非外於吾身。吾心  
吾身。無往不在。故謂之爲人也。  
人者。非外於吾心。亦非外於吾身。  
吾心吾身。無往不在。故謂之爲人也。

人者。非外於吾心。亦非外於吾身。

吾心吾身。無往不在。故謂之爲人也。  
人者。非外於吾心。亦非外於吾身。  
吾心吾身。無往不在。故謂之爲人也。

吾心吾身。無往不在。故謂之爲人也。

卷之三

中庸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人者。非外於吾心。亦非外於吾身。

吾心吾身。無往不在。故謂之爲人也。

子雲之詩序曰「西漢之賦，

皆有賦也。」故曰賦。

賦者，賦也。賦也者，賦也。

卷之三

七言律詩

人間不見白丁衣，一派風流盡付誰。  
自古文章多寂寞，誰知子美是先驅。

至春之半度半山金闕對拜之

一朝失意一朝心，身世如浮萍。三十心灰五十三，半生空。身  
猶未歸故鄉，人已老，歸心急。歸去來兮，是吾所欲歸者歸國之大  
事。吾所欲歸者，非吾所愛也。愛吾所愛者，歸吾所歸者也。

主客應時以風塵千人萬馬。

國風之說，尚以爲可與。余嘗於朋友之間，每有十年

之期，必有此詩。其後二十年，則無此詩矣。余嘗謂人曰：「吾

人不知我，我亦不知人，吾獨知吾之不外於吾。」

人不知我，我亦不知人，吾獨知吾之不外於吾。吾不知吾，

吾不知吾，吾不知吾，吾不知吾，吾不知吾，吾不知吾，吾不知吾，

七言律詩

南史荀爽傳第十四

南史荀爽傳第十四

荀爽字文若，潁川汝陰人。初，爽與弟辟穀、肅、休、羨，並好學，家富於財，而爽不營生業，常抱經籍，以爲足也。

時司空謝安、司馬溫、司馬徽、司馬徽之子司馬肅、司馬肅之子司馬彥先，並有才名，與爽齊名。

太興二年，司空謝安辟爽為參軍，尋除太子中舍人。

時王敦謀反，爽上疏曰：「敦自矜功伐，每輕侮朝士，又多收納亡命，聚衆數千人，委之江濱，無所顧望，必有異心。」

敦忌爽，密遣人誣毀之，出為吳郡太守。後除司馬徽參軍，尋除太子中舍人。

卷之十四

荀爽字文若，潁川汝陰人。初，爽與弟辟穀、肅、休、羨，並好學，家富於財，而爽不營生業，常抱經籍，以爲足也。

時司空謝安、司馬溫、司馬徽、司馬徽之子司馬肅、司馬肅之子司馬彥先，並有才名，與爽齊名。

太興二年，司空謝安辟爽為參軍，尋除太子中舍人。

時王敦謀反，爽上疏曰：「敦自矜功伐，每輕侮朝士，又多收納亡命，聚衆數千人，委之江濱，無所顧望，必有異心。」

敦忌爽，密遣人誣毀之，出為吳郡太守。後除司馬徽參軍，尋除太子中舍人。

時王敦謀反，爽上疏曰：「敦自矜功伐，每輕侮朝士，又多收納亡命，聚衆數千人，委之江濱，無所顧望，必有異心。」

敦忌爽，密遣人誣毀之，出為吳郡太守。後除司馬徽參軍，尋除太子中舍人。

時王敦謀反，爽上疏曰：「敦自矜功伐，每輕侮朝士，又多收納亡命，聚衆數千人，委之江濱，無所顧望，必有異心。」

敦忌爽，密遣人誣毀之，出為吳郡太守。後除司馬徽參軍，尋除太子中舍人。

時王敦謀反，爽上疏曰：「敦自矜功伐，每輕侮朝士，又多收納亡命，聚衆數千人，委之江濱，無所顧望，必有異心。」

敦忌爽，密遣人誣毀之，出為吳郡太守。後除司馬徽參軍，尋除太子中舍人。

三處有事請勿見  
物外事可以一見  
身外事可以不見

三處無事

處處無事勿見勿聞

事外事可以一見

身外事可以不見

處處無事勿見勿聞

事外事可以一見

身外事可以不見

身外事

身外事可以不見  
身外事可以不見

貴者之內憂外患，一以子為本，學子以身為本，則貴人  
貴於平生之行持，不以一己之恩怨，因承平十載，不以  
一己之私利，而失之公私，此所謂之德才兼全者也。故  
前事之書，多有其說。

以當時所存，則謂之公私，則謂之恩怨，故後之君子  
皆謂之公私恩怨之行持，不以一己之私利，而失之公私，  
不以一己之私利，而失之公私，此所謂之德才兼全者也。  
此非徒然，蓋以公私之行持，不以一己之私利，而失之公私，  
不以一己之私利，而失之公私，此所謂之德才兼全者也。

吾觀之，子雲之不遺，亦猶子玄翁之不遺也。

此之謂也。故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卷之三

卷之三

一  
詩酒當年不覺憊，醉中遺落一枝筆。承平氣物自難窮，  
萬象森羅不可窮。醉後不知誰是主，醉後不知誰是客。  
醉後不知誰是君，醉後不知誰是臣。醉後不知誰是父，醉後不知誰是子。  
醉後不知誰是兄，醉後不知誰是弟。醉後不知誰是妻，醉後不知誰是夫。  
醉後不知誰是友，醉後不知誰是敵。醉後不知誰是賢，醉後不知誰是愚。  
醉後不知誰是善，醉後不知誰是惡。醉後不知誰是富，醉後不知誰是貧。  
醉後不知誰是貴，醉後不知誰是賤。醉後不知誰是老，醉後不知誰是少。  
醉後不知誰是病，醉後不知誰是康。醉後不知誰是死，醉後不知誰是生。

一  
醉後不知誰是主，醉後不知誰是客。  
醉後不知誰是君，醉後不知誰是臣。  
醉後不知誰是父，醉後不知誰是子。  
醉後不知誰是兄，醉後不知誰是弟。  
醉後不知誰是妻，醉後不知誰是夫。  
醉後不知誰是友，醉後不知誰是敵。  
醉後不知誰是賢，醉後不知誰是愚。  
醉後不知誰是善，醉後不知誰是惡。  
醉後不知誰是富，醉後不知誰是貧。  
醉後不知誰是貴，醉後不知誰是賤。  
醉後不知誰是老，醉後不知誰是少。  
醉後不知誰是病，醉後不知誰是康。  
醉後不知誰是死，醉後不知誰是生。

今人之爲學，不亦勤乎？以吾觀之，吾謂自古以來，未有能及  
子雲者也。子雲之文章，豈不與其人相類哉？蓋其人之才氣，  
既已充溢，故其文章，亦人之才氣也。其才氣之充溢，則其文  
之雄深，亦固所然矣。故其文章，雖不矜持，而自然之妙，不  
可掩也。

子雲之文章，雖不矜持，而自然之妙，不可掩也。蓋其人之才氣，  
既已充溢，故其文章，亦人之才氣也。其才氣之充溢，則其文  
之雄深，亦固所然矣。故其文章，雖不矜持，而自然之妙，不  
可掩也。  
**卷之三**

子雲之文章，雖不矜持，而自然之妙，不可掩也。蓋其人之才氣，  
既已充溢，故其文章，亦人之才氣也。其才氣之充溢，則其文  
之雄深，亦固所然矣。故其文章，雖不矜持，而自然之妙，不  
可掩也。子雲之文章，豈不與其人相類哉？蓋其人之才氣，  
既已充溢，故其文章，亦人之才氣也。其才氣之充溢，則其文  
之雄深，亦固所然矣。故其文章，雖不矜持，而自然之妙，不  
可掩也。子雲之文章，豈不與其人相類哉？蓋其人之才氣，  
既已充溢，故其文章，亦人之才氣也。其才氣之充溢，則其文  
之雄深，亦固所然矣。故其文章，雖不矜持，而自然之妙，不  
可掩也。子雲之文章，豈不與其人相類哉？蓋其人之才氣，  
既已充溢，故其文章，亦人之才氣也。其才氣之充溢，則其文  
之雄深，亦固所然矣。故其文章，雖不矜持，而自然之妙，不  
可掩也。

國之有詩者既日舊矣其人或失而其聲不復存者固  
非一朝一夕事也蓋自漢唐以來詩人之多矣而能傳  
于後世者十不一二故其聲亦微而不復存者固  
非一朝一夕事也蓋自漢唐以來詩人之多矣而能傳  
于後世者十不一二故其聲亦微而不復存者固  
非一朝一夕事也蓋自漢唐以來詩人之多矣而能傳  
于後世者十不一二故其聲亦微而不復存者固  
非一朝一夕事也蓋自漢唐以來詩人之多矣而能傳  
于後世者十不一二故其聲亦微而不復存者固

而於此處之說，亦不外乎是也。而其餘之說，則可謂之過矣。

斯固非為子雲之過也。蓋平生之本，而猶復平生之末也。故

其後所作，一皆皆之，雖以爲子雲之本，則亦不無失之。

惟其後之子雲，則已非子雲矣。故其後之子雲，則已非子

雲矣。而其後之子雲，則已非子雲矣。故其後之子雲，則已非子

之國風之子也。詩云：「子之不顯，莫知我心。」故  
之者，當為我所不知耳。子之不顯，亦猶我之不顯也。  
子之不顯，則其子之不顯，亦猶我之不顯也。故曰：「  
子之不顯，莫知我心。」此謂我所不知耳。子之不顯，  
則其子之不顯，亦猶我之不顯也。故曰：「子之不顯，  
莫知我心。」此謂我所不知耳。子之不顯，則其子之不顯，  
亦猶我之不顯也。故曰：「子之不顯，莫知我心。」此謂我所不知耳。

子之不顯，則其子之不顯，亦猶我之不顯也。故曰：「  
子之不顯，莫知我心。」此謂我所不知耳。子之不顯，  
則其子之不顯，亦猶我之不顯也。故曰：「子之不顯，  
莫知我心。」此謂我所不知耳。子之不顯，則其子之不顯，  
亦猶我之不顯也。故曰：「子之不顯，莫知我心。」此謂我所不知耳。

子之不顯，則其子之不顯，亦猶我之不顯也。故曰：「  
子之不顯，莫知我心。」此謂我所不知耳。子之不顯，  
則其子之不顯，亦猶我之不顯也。故曰：「子之不顯，  
莫知我心。」此謂我所不知耳。子之不顯，則其子之不顯，  
亦猶我之不顯也。故曰：「子之不顯，莫知我心。」此謂我所不知耳。

此亦爲可取之法。但其時猶未得之。故謂之  
爲未得之法。今者則已得之。故謂之爲得之  
之法。

而此方也。則非以爲得之之法。蓋其上半部。是爲我。一  
切之所有。而其下半部。是爲彼。一切之無。故謂之爲失之  
之法。

此亦爲可取之法。但其時猶未得之。故謂之  
爲未得之法。今者則已得之。故謂之爲得之  
之法。

而此方也。則非以爲得之之法。蓋其上半部。是爲我。一  
切之所有。而其下半部。是爲彼。一切之無。故謂之爲失之  
之法。

此亦爲可取之法。但其時猶未得之。故謂之  
爲未得之法。今者則已得之。故謂之爲得之  
之法。

而此方也。則非以爲得之之法。蓋其上半部。是爲我。一  
切之所有。而其下半部。是爲彼。一切之無。故謂之爲失之  
之法。

此亦爲可取之法。但其時猶未得之。故謂之  
爲未得之法。今者則已得之。故謂之爲得之  
之法。

此亦爲可取之法。但其時猶未得之。故謂之  
爲未得之法。今者則已得之。故謂之爲得之  
之法。